

歷史與空間

■文：陳莉

戰爭孤兒

軟，他得以在貴陽安居。他租住在爺爺家的樓下房間。

他人很隨和，長得也好，按照貴陽話說，很有「伙子」，也就是儀表堂堂、風度翩翩的意思。他總是衣冠楚楚的，白襯衫很白，黑皮鞋很亮。可他做什麼呢？修皮鞋。

我托着自己的下巴，望着父親，難以理解那個時代的職業和衣冠外表之間有着這樣的聯繫。我本來想像他的手指修長，指甲縫清潔得透出指端血色豐盈的玫紅色。隨著父親的陳述一轉，他的指尖馬上變成烏黑了的。

「修皮鞋的穿成白領的樣子？」

他開了一個修鞋舖，在龍泉巷報亭邊上。他每天下班，洗了澡，換了衣服，煮好飯，等着黃媽媽也下班了，吃好飯，去雲巖電影院看電影。他們的生活，按照現在的說法，是富有小資情調的。那時候雲巖電影院的票，甲座二角五，乙座二角，最差的一角五，位於邊角上。他們幾乎每天去看電影。在街坊鄰居眼中，他們是令人羨慕的一對，總是和言細語地說話，沒有臉紅過。黃媽媽當時在雲巖聯合診所當護士，這是一家公私合營的單位，後來整改為雲巖區醫院。

黃叔叔小時候讀過書的，能寫會算，在當時算是

一個人才了。爺爺隔壁家的鄰居，給黃叔叔介紹過工作，也是公私合營的單位，一家白鐵製品廠。但是黃叔叔不喜歡按班按點上班受拘束，去了幾天，辭了。後來這位鄰居又給他介紹了一次工作，他也一樣去了幾天，又辭了。他更願意開他的鞋舖過活。他生意也不要做多，下午時常關了門回家做自己喜歡的事。他喜歡搞電子，裝了收音機和喇叭，可以收聽節目。喇叭掛在牆頂的角落裡，聲音很響，吸引了父親。父親那時候還小，總往他那裡跑。他很喜歡孩子，看到孩子總會去逗笑，大家都都很喜歡他。父親在1976年可以自己組裝電視機，是他帶給父親的影響。

「不知道是黃媽媽不會生，還是什麼原因，他們沒有孩子。」父親說。後來，運動開始了，黃叔叔說不清自己的來歷，只記得自己是廣州人，家裡有房子有商舖，他住的那條街沿街有騎樓。然而這條街是哪條街，不記得了，童年往事也都不記得了。父母在逃往貴陽的途中，被炸死了，他們只在他身上綁了可供他以後生活的財物——只記得這一點。

街道要查他的出身無處可查，只是依據他的陳述和生活方式，給他劃定為資產階級，並下放到農村。他明明是一個戰爭孤兒。」我說道。「這是那個年代嘛。」父親說。「他對任何人都沒有威脅的呀。」「這是那個年代嘛。」黃媽媽和他離婚了，一對安於小日子的夫婦就這麼無聲無息分開了。

父親再見他，是他下放三四年後，在貴陽紫林庵附近。那時候父親已經到農科院工作了，和媽媽結了婚，有了我和妹妹。妹妹還不能免於懷，總是被抱着，坐在媽媽的手臂上；我則被父親牽着，已經能夠自己走路了。那天父親攜妻帶兒回龍泉巷的爺爺家，坐了農科院的交通車在紫林庵下車，再走一站，就可以到龍泉巷了。「差點沒有認出他來。」父親說：「完全是一個農民形象了。」唔，此時此刻，黃叔叔終於符合我對鞋舖鞋匠的印象了。

他衣衫襤褸，蒼老憔悴，面黃肌瘦，面前放着一副修鞋的擔子，身邊跟了三四個孩子。男孩女孩都有，大的帶着小的，在地上坐着趴着，也一樣衣衫襤褸，面黃肌瘦，只有一雙雙眼睛有着與生俱來的天真和清澈。父親說：「不曉得的人，扔幾角幾分給他們，也是可能的。」他們圍在那副破舊的修鞋



擔子邊，順從着黃叔叔教他們叫父親陳叔叔。「去家裡坐吧。」父親心裡十分難過，邀請他。「不去了，」他回答：「給你父母問好，有空了，我去看他們。」

他租住在爺爺家十幾年，爺爺和奶奶對他是照顧的。

他下放到農村，大約的確有着我所讀的課本上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向生活屈服了。他不會做農活，人又閒散慣了，在農村遭人嫌棄吧。後來一個農婦給他安慰，照顧他，他們就以一年一個孩子的速度，有了四個孩子。可是依然過不慣，他偷偷跑了回來，在別處租下房子挑着鞋擔走街串巷謀生。

「為什麼不住回龍泉巷呢？好歹大家熟悉，可以幫忙照顧，而且奶奶那麼喜歡孩子。」我問。

父親看我一眼，沒有回答。哦，他本來就是在龍泉巷被揪出來下放下去的，龍泉巷已經不是好地方了。

「戶口都還在農村。」父親說。是的，他自己戶口在農村，他的四個孩子戶口在農村，他妻子也是農村戶口，這需要多大的勇氣逃回來呢。農村生活於他太艱難了。一個受害者戰爭的孤兒，與世無爭，與人無害，僅僅因為說不清自己的來歷，又被社會運動蹂躪了一回。

「他已經四十多了，帶着這麼一大群，也是累，不知道怎麼生活下去。我們都這麼累。那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了。」

四十多歲了才有這麼大一群，雖然衣食不周，應該也是幸福的吧。他本來就與眾不同，別人覺得苦的地方，他應該會找到自己的安樂。父母早逝，沒人可以給他拿主意，每回在命運給他布置選擇題的時候，他總是選擇不牢靠的活法。他早先若是安於一個工作單位多好，也許不那麼辛苦，可是萬一在單位遇到更兇猛的虎狼呢，也難以猜測。虎狼在那個時代是無處不在的。

來鴻

■文：章剛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

香港衛士 與你同行
(歌詞)
——獻給香港警察

(一)

披星戴月，
衛我家園；
握更抵夜，
情比金堅。
大丈夫、經風雨、頂天立地；
勇木蘭、乘紅妝、智勇雙全。
除暴安良，
不負神聖職責；
鏟奸扶弱，
重任長駐雙肩。

副歌：

惟我港警，
英雄矯健；
行俠仗義，
無畏苦難。
你是我們社會的衛士，
你為我們的法治把關。

(二)

掃蕩妖孽，
啓發愚頑；
魑魅魍魎，
難以為患。
好男兒、揮鐵掌、驅盡荊棘；
強巾幗、撐正義、鎮住狂瀾。
駢驅馳聘，
清除惡霸路障；
神兵天降，
踏平違法柵欄。

副歌：

(完)

亦有可聞

■文：蒲繼剛

五月槐花香

在我們襄陽這裡，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槐花就在槐樹的枝頭綻放。

那是襄陽一年中最美的季節，暮春的陽光溫暖而明媚，姍紫嫣紅的氣息寫滿了整個天空。經過一個冬天的蟄伏，槐花的花期終於來臨，翠綠的槐樹枝葉已經長得半大，一串串潔白的槐花卻已綴滿樹枝，空氣中瀰漫着濃郁而又帶着甜味的清香，沁人心脾。

那是我少年時的歲月。離我住的地方二三公里處，有一條小河從山的那邊逶迤而來，小河對岸有一大片槐樹林。槐樹林很大，足足有幾千平方米。每到暮春時節，槐樹林的槐花開得滿世界都是。那槐花香味非常獨特，一陣一陣，狂襲你的鼻腔、心肺、大腦；又一浪接一浪，似乎要把你的整個身心覆蓋。蜜蜂飛來，芳香、潔白的槐花是很招引蜜蜂的。槐花盛開時，滿樹潔白，滿樹蜜蜂。槐花蜜是蜜中珍品，舀一勺槐花蜜用水一沖，一股槐花的清香撲鼻而來，甜透人的槐花蜜入到口中，彷彿浸潤了整個身體。

每到這個時候，槐樹林的邊緣，小河的旁邊，就會出現一對中年夫妻，他們說着濃重的四川話，在那裡放蜂、勞作。他們是從四川的眉山縣來到這裡的，他們每年都要追

逐花期從南走到北，他們尤其喜歡槐花蜜，因為槐花蜜的產量高，花蜜質量好，賣的價格也高。四川話，那是我遙遠的鄉音，我每次到槐樹林採槐花、玩耍，聽到那對中年夫妻說的四川話，就感到非常親切，慢慢就和他們混熟了。有一次，我在槐樹林採槐花，讓蜜蜂把臉給蜇了一下，痛得直叫。這對夫妻聽到我的叫聲，跑了過來，男的馬上用手指把蜜蜂留在我臉上的蜂刺捏了出來，又用清水幫我洗了洗，塗上一點肥皂，過了一會兒就好了。那女的說道：「不用怕，蜜蜂是不會輕易蜇人的，可能是你無意中碰到牠了。」然後，那女的用搪瓷杯子為我沖了一杯槐花蜜，我慢慢喝下那杯蜂蜜水，真是甜到心肺裡了。我走的時候，他們還用那種圓形的玻璃罐頭瓶子裝了一瓶子蜂蜜，讓我帶回家，讓人嚐嚐。

後來，我去採槐花，採槐樹苗時，母親總是讓我給這



四月底五月初，槐花就在槐樹的枝頭綻放。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三)

南朝高僧僧裕



萬物皆以時，
能安理亦適，
春花或秋月，
千古不留迹。

南朝高僧僧裕詩
趙素仲書
甲午春除日

高僧僧裕是南朝人，工於詩畫，有《弘明集》行世。僧裕在詩中，用淺白易明的句子，道出自然界的規律，並道出如春花秋月這樣的美景也只是自然現象，並無刻意突出表現自己。正如人一樣，也無需刻意的表現自己，一切順着適當的時機，安於本分，這就是天地的道理。

學習佛理，是心靈的啟悟，也是學習如何面對死。雖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人生必經階段；但我從其中卻悟出如何面對死亡，還是可由自己選擇的。如選擇無疾而終，則生活態度必須認真，倘若大吃大喝，恣意享樂，那麼百病纏身不能避免。

啟悟隨筆

豆棚閒話

人生苦樂指間訴

江南戲曲好，江南絲竹美。明清以降，江南聲腔和樂韻幾乎引領中華戲苑樂壇之風騷。於是，以蘇州為中心與戲苑和樂壇相關的行業蓬勃興起，閨門內外鱗次櫛比都是艷裝麗服、急管繁弦。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戲苑和樂壇的繁華漸漸式微，但一代一代播下的種子不會泯滅，總會迎着濕潤的氣候萌芽開花。方今之世被譽為「中國二胡之鄉」的無錫梅村就是蘇派民族樂器復興的重要一脈，陸林生老先生悉心製作的「林生二胡」重顯異彩，是值得民樂界慶幸的一件盛事。

陸林生先生就是當年從蘇州閨門走出來的一位大師，從14歲開始製琴，一直到80歲高齡，輾轉江南和皖閩，從未間斷過這一精細的手工行當。令人稱奇的是他甚至不會操琴吐韻，卻憑着一雙妙手，於細微分寸處把一把二胡把握得出神入化，從選料到用料皆了然於心，並且與時俱進，不斷改進，什麼樣的紅木蒙什麼樣的蟒皮，琴桿增一分嫌長，縮一分嫌短，琴筒內以多少鏤刻凹槽為宜，以便聲韻旋轉撞擊、迴響共鳴。

陸先生認為每一把二胡都有其品格特色，宛如自己的親生兒女，他都一一嫻熟它的脾性。無怪乎國內外所有的二胡演奏高手唯「林生二胡」是選，有人稱他的手是金手，更有人讚他

的手貴逾鑽石。筆者凝視着他清秀而憂鬱深沉的臉容，撫摸着他那那一雙羸弱而微涼的手，能感悟到這雙手的精神細巧、堅韌力度和能量，誰言此手無奈枯老而去？我說此手猶有叱咤風雲、直透霞霓之氣慨。閔惠芬、郭建棟、宋飛、孫凰、嚴潔敏……皆依托「林生二胡」或如泣如訴、或氣勢如虹、或風情萬種、或「力拔山兮氣蓋世」、或「昆山玉碎鳳凰叫」。眾多二胡演奏高手評價「林生二胡」上下把位通暢、發音靈敏、高音清晰、中音濃厚、音色宏亮穿透力強，能適應南北方各種氣候云云，故他們在國內外二胡演奏大賽中均使用「林生二胡」並屢獲大獎；遂使國內各專業院校、各類民族樂團也都青睞「林生二胡」。「林生二胡」同時也成了珍貴的收藏品。江南一帶書香門第乃至尋常百姓皆以能收藏到一把「林生二胡」為榮。每年春秋兩季京滬的展銷訂貨會，只要陸老先生坐鎮，皆能引起轟動效應，尚未開展，所有二胡就被搶購一空。但在陸老的指導下，他的手工製作琴廠從不苟且，只有類別不同，沒有質量高低，百分之百貨真價實。以至於他在梅村一角的工廠，天天都有各地轉彎抹角前來尋覓琴韻的知音。

陸先生把傳統的蘇派二胡製作推向了新的高峰，他製作的六角紫檀二胡在十年前就榮獲中



■陸林生認為每一把二胡都有其品格特色。 網上圖片

國音樂家協會舉辦的全國二胡製作評比大賽一等獎；在五年香港舉辦的首屆國際珍品二胡製作大賽中，他的作品從兩岸三地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榮膺金獎，他本人也被授予國際二胡製琴大師的稱號。

不久前徐沛東先生拜會陸老，揮筆題下「林生琴韻」四字。有位詩人為二胡題詩云：「龍頭蟒腹紅木身，馬尾竹弓線千斤。人生苦樂指間訴，銀弦盡展華夏魂。」說的是二胡及演奏二胡的情景，與無錫民間二胡大師阿炳演奏《二泉映月》的悲涼形象相符，何嘗與陸林生的人生不相契合呢？陸林生歷盡坎坷尋求製琴之道，幾多辛酸、幾多欣慰，筆者在不久前他的八十壽宴上細心發現他兩次潸然淚下。此淚合為人間苦樂而流，六十餘年風風雨雨，如今終於苦盡甘來，國運昌盛、文化繁榮，小小一把二胡由衰復盛，折射了他一個甲子的命運變化，他也終於可以長長舒口氣了，因為他的事業後繼有人，女婿畢春洪全盤接過了他的事業，「林生二胡」方興未艾，前途無可限量啊！